

惠州文脉【花地·西湖】

公庄腊味

□胡玲

一年四季，一日三餐，博罗人的餐桌上，少不了几样腊味的点缀。

博罗人喜欢腊味，也喜欢制作腊味。博罗腊味，沿袭了广式腊味甘甜、伴有酒香的风味，而博罗公庄的腊味，却是一个特殊的存在，甜味中夹杂着咸香，微辣，与周边的广式腊味截然不同。

广东人大多不能吃辣，而公庄客家人却出奇地嗜辣。很多公庄人的先祖从江西、山西等地迁居而来，带着爱吃辣的饮食习惯。南北饮食互相碰撞与融合，形成公庄独有的风味。宋末元初，客家人为避战乱，从中原迁徙到南粤的梅州、东莞和惠州多地，腊味制作技艺从那时传至公庄的客家村落，经公庄客家人一代又一代传承，形成公庄腊味独特的制作技艺。

公庄属丘陵地区，四面环山，构成椭圆形小盆地，雨量充沛，四季如春，适宜饲养土猪，再加上以前物资贫乏，新鲜肉食难以贮存，制作成腊味，可以存放一年，因此，公庄便有了许多制作腊肉、腊肠的家庭作坊。

俗话说“北风起，腊味香”，公庄人一般在年末天寒时制作腊味。这个时候，北风凉爽干燥，适宜晾晒腊味，农人喂养了一年的土猪丰腴饱满，肉质达到最佳状态，正是制作腊味的最佳时机。

公庄腊味在选材上有自己的坚持，必须是土猪的猪腿肉。因为猪腿活动较多，肉质细嫩，富有弹性，肥瘦相间，不会太柴也不会太油腻，制作出的腊味口感更好。

公庄腊肉的制作颇为讲究。将猪腿肉切成细小的长块，放置于大缸中，用盐、白酒、酱油、辣椒、八角、茴香、冰糖粉等多种材料调制腌制料，淋浇于肉上，用手不断搅拌和涂抹，使肉的每个地方都能充分均匀地吸收到腌料的味道。然后封坛，腌制一天半。

腊肠的制作和腊肉制作异曲同工。以本地土猪肉为主料，最好是三分肥七分瘦的五花肉。擅做腊肠的公庄人都知道，肥肉太多则腊肠的油脂过多，香肠不易成型，吃起来也会感到油腻，瘦肉太多则腊肠口感干而柴，切的时候也容易松散。在五花肉里放少许猪肝，切成细小的肉丁，加入腌料，搅拌均匀，灌入洗净的肠衣中，用细绳一节节扎好，腊肠的前期制作便算完成了。

风干的腊味比鲜肉更美味，就像一杯酒经历了时间的沉淀，更多了一份厚重、绵长和醇香。公庄腊味，食用方法多样，既能做成最寻常的家常菜，也可做高档酒楼的宴客大菜，既可以单独做菜，也可以和蔬菜同炒，还能做成各式点心的馅料。无论哪种做法，都能让食客欲罢不能。

切成小块的腊肉或腊肠，隔水一蒸，如同枯萎的鲜花突然遇到了水分，瞬间活色生香。肥肉晶莹透明，瘦肉鲜欲滴。吃一口，柔润的口感夹杂着浓浓的咸香，油而不腻，唇齿留香。

将腊味放在米饭上一蒸，腊味丰润的肉汁渗透在米饭上，饭糯肉软，饭中有肉味，肉中有饭香。香喷喷、热气腾腾的腊味饭，越嚼越香，让人能一口气吃下几碗。

一盘公庄腊味，点亮了生活，也承载了许多古老美好的记忆。在公庄农村，几乎家家户户都要杀年猪，家家都要做腊味。做腊味时，亲朋好友、邻居乡亲欢聚一起，今天你帮我家做，明天我帮你家做，幸福和丰收的喜悦在人们中传递。腊味做好后，你赠送我家几块，我给你家拿几块，你尝尝我做的味道，我尝尝你的手艺，浓浓的乡情和人情味被腊味连在一起。

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，心中满是神往和好奇。到县城有40公里，一路翻山越岭，然后沿着一条坑坑洼洼、满是尘土的砂石路，一直往前走。上天有“好生之德”，虽是七月天，少有的不酷晒。赤着脚，聊着天，乐滋滋，居然全无疲惫。晚上8点多，远处突然显现一片如星灯火。县城就在眼前，心中好不兴奋。到处灯火，路灯、房灯、霓虹灯，县城的夜晚竟然可以如同白昼；遍地高楼，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县城的房子竟然可以如此气派；满街汽车，三轮车、拖拉机、大卡车，县城的交通竟然可以如此

热闹。晚上，在招待所，平生第一次吃“点菜”，大快朵颐。在县城睡的第一个夜晚，感到最大的享受是窗外不时响起的汽车驶过的声音。

这是一次重要的考试，但我完全无感，没有拼出“头地”的渴望，也没有铩羽落榜的恐惧。一切都是自然而顺势的样子。记得老师通知去县城考试的时候，我正在田里插秧。父母也没有中断田地里的劳作，让我自己回家拿点该拿的东西，跟着老师去学校、上县城。我根本没有出外的经验，到了县城7毛钱一晚的招待所安顿下来，才发现自己只带了一本薄薄的政治复习资料，其他什么考试资料都没带，甚至换洗的衬衣长裤都没带。第二天，刚好有个在县城工作的远房堂叔回家，家里就托他捎了包衣物来。

考完回家，平生第一次坐班车，也是满心兴奋，只希望车慢点开，能多坐一会。多年后，我才知道那场考试于我人生的意义，而当时是在“自然的混沌”中。相比如今的中考、高考，不少考生和家长清晰的目标、明确的愿望，担心、紧张、焦虑……是该庆幸，还是遗憾？如果“倏”与“忽”让“混沌”开了窍，不知道，那份从容和淡定还在不在？其实，混沌，也许是纯天然

的“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”，本就不该失去。

只有一种花配得上“疯狂”二字，那就是我家乡的油菜花。时下，看油菜花很流行，人们赶趟儿。他们去婺源，说江岭和篁岭红桃花白梨花，与梯田上金黄的油菜花相映，美如画卷。他们也去兴化垛田看菜花，说蓝天、碧水、“金岛”织就“河有万湾多碧水，田无一垛不黄花”的绚丽。我哪里也不去，只晃荡在院里的秋千架上，遥想一下记忆里的油菜花，就足够了。

就是这整个季节。苏北大平原的春天，来得要比长江以南略迟一些，也就迟个十天半月。整个大地像碰翻了染缸，泼洒开的金黄炫人眼目，不是一垄，不是一畦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肆意，真是一望成金。

也许是年龄小、个子矮，也许是土地肥、品种好，反正那时候的油菜花高过我的头顶。基部叶茎繁复，越往上越稀，分叉越多，花大多集中在末梢，攒在一起，一株油菜说有百十个头不为过，开着灿灿的小花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十字花科芸苔属植物的属性。

聚在一起开得厚重，稀稀拉拉的开得明亮，成百上千的油菜花，淹没了田埂、河流、村庄，还有大地上的一切人和事情。

上学的路上，走在前面的人群小伙伴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，我们都被油菜花淹没了。走进校园，才发现满头满脸满身都是黄花粉，蚊子追着嗡嗡闹，让人有点烦躁，不过根本不用管它们，这种痴蜂一心酿蜜，伤不了人。

平原看不到边，走不到头。乡民种油菜不以为赏，为榨油。边角地见缝插针长，整块田成规模长，一到季节，就满眼金黄。

看见人家在菜地拍照，为了周全地照到菜花，半蹲深蹲，那样子总让我发笑，也让我恍惚。印象里，那些油菜花都在我的头顶点燃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不曾俯视过油菜花，更没见过现在航拍的菜花地，油菜花艺术字，我见的是另一种菜花。

从家到我的中学要经过一条被油菜花淹没的路。水乡人含蓄内敛，遍地菜花不像遍地高粱滋生那么多故事。我见过

躲油菜地看书的孩子，见过藏在油菜地里的猪草篮子，那些男男女女耳热心跳的场面从未见过，这跟性情有关，跟乡风有关。现在想想，那一望无际的油菜花下，什么故事不能发生呢？

我的邻居跟我同班，但她从不与我同行，她的身边总是围了好些人，她们的眼神拧成一股绳，把我隔在外面。她们一路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还喜欢摘菜吃，掐一枝肥壮的菜茎，带花，撕了皮咬着芯，一口一截，吃得欢畅。看见金黄的菜花在她嘴边颤动，恨自己无法接受那种青绿味。我多么希望和她们在一起啊，但是嗅觉不答应，她们撇单我的得意也不答应。

三年初中生活，好像之前还有这种那种类似的情状，是不是我天生就是“孤家寡人”？少年佯装无所谓落单，其实心里要发疯。多余的热情只好给书卡喽。

当我的孩子如我当年一般大，我再次见到了在外打工返乡的邻居，还有当年那些从未在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们。她们见老了，站在对面沧桑一地，再也不是四月油菜花地里的傲娇表情。她们对我生出羡慕的敬重，让我不适，犹记得当年和油菜花一样金灿灿的笑声，那笑声时常在午夜惊扰我的梦境。

家乡不长果树，不长闲花，春天的色彩似乎单调，开花的好像只有油菜花。其实能呢，大地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野花，只是它们没有油菜花那么广种厚收，气势上就输了。我有时候也傻傻地想，在泛滥的油菜花面前，这些野花是不是也不合群？

不合群重要吗？脆弱的时候很重要。一旦强大，就不重要。那些婆婆纳蒲公英二月兰，还有许许多多野花，不都和油菜花一样得好好好的？同样完成生命的旅程。

阅历让我释然，油菜花的那股疯劲不是个个具备，强求合群多愁。打翻染缸的金黄，经过岁月的荡涤，留下的只是“微云平淡、重山清远”，就连小伙伴们水灵灵欢声笑语都变哑了。那一片疯掉的油菜花海，像透明的水果糖，雪藏在心里，越中年越清凉。

漫谈岭南盆景

我初识岭南盆景，是小时候在画家方人定先生的花圃。

方先生是岭南画派的传人，在广州芳村花地湾有自己的花圃。作画之余，他用心制作了不少盆景。

记忆中，方先生的盆景品种以榆树和雀梅居多。其中有一盆老榆，培育了五十多年，两尺高，古相十足，名叫“彭祖”。

岭南各地都有不少盆景的爱好者。广州某街区曾拟成立盆景协会，初步的摸底人数都有四五百户。

以前但凡讲究点的岭南盆景，主人都会去佛山石湾专门定制与树型风格相衬的陶瓷盆（植盆），还会买些点题的石湾公仔（包括人物、动物和建筑）布缀盆中。

石湾的陶瓷商，素日常备林林总总的盆景行货，摆满门口，吸引人流。很多人一边欣赏摸玩，一边与同好商议构思，常常是买下这一个又舍不得另一个。

广州的流花湖公园内辟有西苑，既是盆友聚会交流之处，又是成熟的岭南盆景常年展览点。园中陈列的以孔泰初一派的作品居多。古树森木，缩景成诗，文气沛然。

热血男儿的家国情怀

《甲子甲子》是一本乡愁浓郁且有特别纪念意义的散文小说合集，它是青年民警、80后作家李晓达所著，作者的父亲题写书名，女儿的涂鸦画为封面，姐姐代跋。一本书香世家的文学写照，将故乡的回忆和家的温暖融合在一起，让人心头为之撼动。作者以幽默或深沉、或细腻或柔情的笔迹，深情回顾了家乡甲子镇的乡情、乡土、故人、故事，让人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，勾勒出一名热血男儿胸怀家国情怀的无尽热爱，让我肃然起敬，情不自禁提起笔来，拾掇一二。

晓达平时工作繁忙，如何写出这本厚重的乡土风情录呢？字字书中《在内湖》给了我答案，首先是受祖父李绪本先生的影响熏陶，让人“望得见山、看得见水、记得住乡愁”，勾勒出一名热血男儿胸怀家国情怀的无尽热爱，让我肃然起敬，情不自禁提起笔来，拾掇一二。

晓达爱读书，但凡认识他的人都深知。他还有一个好习惯，就是写读书笔记。记得他在同乡作家陈氏兄弟出版的小说合集里，在每篇文章带标题的那一空页，他都手写札记，密密麻麻记载一整页心得，全书共有40篇章，他就写了满满40页纸。

去年六月，我欣喜地收到晓达新作《待渡山前说待渡》。此文六千余字，洋洋洒洒地发表在《新华每日电讯》副刊。一座不见经纬的“小山”在他笔下开采的历史典故，写满了此山及甲子镇深厚的人文历史积淀，彰显了其渊博文史的实力，让人眼前一亮。我想，没有长年累月博览群书的知识积淀，没有读书写笔记主动思索为支撑，是写不出如此有深度的美文。最可贵的还有他那份家国情怀，赋予文章以灵魂。乡土题材，是古今文人都重视开垦的“富矿”，“乡情”“乡愁”是远离故乡文人的共同情怀。

“留住记忆、留住乡愁，这是我写作的初衷，也是努力的方向。”晓达的这份乡情，寄托着热血男儿的家国情怀，用独特的认知与思考去创作，我想，未来他会走得更远。

良好的家风是一个家庭最

漫谈岭南盆景

漫谈岭南盆景

漫谈岭南盆景

人生第一场「马拉松」

□胡湖



人生很多事，当你亲历其间，或者蓦然回首，大概会有不同的体验与感悟。

40年前，我第一次去县城，走着去的，我不知道其实那是人生第一场“马拉松”。

那是中考，中专招生考试。省里第一次从初中毕业生里招收中专生，名额极少。一路筛选，最终乡里三所初中共有三名学生获得了考试资格。

一位老师负责送我们三人去县城参加考试。当时每天只有两趟班车经过乡里，开往县城，都在上午11时左右。有时因风雨等原因，班车会突然不来了。记得那天是个阴天，不知怎么，班车竟然也没有来。没办法，老师决定带我们走路，步行去县城。无论如何，不能误了第二天的考试。

那是我第一次去县城，心中满是神往和好奇。到县城有40公里，一路翻山越岭，然后沿着一条坑坑洼洼、满是尘土的砂石路，一直往前走。上天有“好生之德”，虽是七月天，少有的不酷晒。赤着脚，聊着天，乐滋滋，居然全无疲惫。

晚上8点多，远处突然显现一片如星灯火。县城就在眼前，心中好不兴奋。到处灯火，路灯、房灯、霓虹灯，县城的夜晚竟然可以如同白昼；遍地高楼，三层、四层、五层，县城的房子竟然可以如此气派；满街汽车，三轮车、拖拉机、大卡车，县城的交通竟然可以如此

热闹。晚上，在招待所，平生第一次吃“点菜”，大快朵颐。在县城睡的第一个夜晚，感到最大的享受是窗外不时响起的汽车驶过的声音。

这是一次重要的考试，但我完全无感，没有拼出“头地”的渴望，也没有铩羽落榜的恐惧。一切都是自然而顺势的样子。记得老师通知去县城考试的时候，我正在田里插秧。父母也没有中断田地里的劳作，让我自己回家拿点该拿的东西，跟着老师去学校、上县城。我根本没有出外的经验，到了县城7毛钱一晚的招待所安顿下来，才发现自己只带了一本薄薄的政治复习资料，其他什么考试资料都没带，甚至换洗的衬衣长裤都没带。第二天，刚好有个在县城工作的远房堂叔回家，家里就托他捎了包衣物来。

考完回家，平生第一次坐班车，也是满心兴奋，只希望车慢点开，能多坐一会。多年后，我才知道那场考试于我人生的意义，而当时是在“自然的混沌”中。相比如今的中考、高考，不少考生和家长清晰的目标、明确的愿望，担心、紧张、焦虑……是该庆幸，还是遗憾？如果“倏”与“忽”让“混沌”开了窍，不知道，那份从容和淡定还在不在？其实，混沌，也许是纯天然

的“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”，本就不该失去。

只有一种花配得上“疯狂”二字，那就是我家乡的油菜花。时下，看油菜花很流行，人们赶趟儿。他们去婺源，说江岭和篁岭红桃花白梨花，与梯田上金黄的油菜花相映，美如画卷。他们也去兴化垛田看菜花，说蓝天、碧水、“金岛”织就“河有万湾多碧水，田无一垛不黄花”的绚丽。我哪里也不去，只晃荡在院里的秋千架上，遥想一下记忆里的油菜花，就足够了。

就是这整个季节。苏北大平原的春天，来得要比长江以南略迟一些，也就迟个十天半月。整个大地像碰翻了染缸，泼洒开的金黄炫人眼目，不是一垄，不是一畦，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肆意，真是一望成金。

也许是年龄小、个子矮，也许是土地肥、品种好，反正那时候的油菜花高过我的头顶。基部叶茎繁复，越往上越稀，分叉越多，花大多集中在末梢，攒在一起，一株油菜说有百十个头不为过，开着灿灿的小花，后来才知道这是十字花科芸苔属植物的属性。

聚在一起开得厚重，稀稀拉拉的开得明亮，成百上千的油菜花，淹没了田埂、河流、村庄，还有大地上的一切人和事情。

上学的路上，走在前面的人群小伙伴，只闻其声，不见其人，我们都被油菜花淹没了。走进校园，才发现满头满脸满身都是黄花粉，蚊子追着嗡嗡闹，让人有点烦躁，不过根本不用管它们，这种痴蜂一心酿蜜，伤不了人。

平原看不到边，走不到头。乡民种油菜不以为赏，为榨油。边角地见缝插针长，整块田成规模长，一到季节，就满眼金黄。

看见人家在菜地拍照，为了周全地照到菜花，半蹲深蹲，那样子总让我发笑，也让我恍惚。印象里，那些油菜花都在我的头顶点燃，让我喘不过气来。我不曾俯视过油菜花，更没见过现在航拍的菜花地，油菜花艺术字，我见的是另一种菜花。

从家到我的中学要经过一条被油菜花淹没的路。水乡人含蓄内敛，遍地菜花不像遍地高粱滋生那么多故事。我见过

躲油菜地看书的孩子，见过藏在油菜地里的猪草篮子，那些男男女女耳热心跳的场面从未见过，这跟性情有关，跟乡风有关。现在想想，那一望无际的油菜花下，什么故事不能发生呢？

我的邻居跟我同班，但她从不与我同行，她的身边总是围了好些人，她们的眼神拧成一股绳，把我隔在外面。她们一路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，还喜欢摘菜吃，掐一枝肥壮的菜茎，带花，撕了皮咬着芯，一口一截，吃得欢畅。看见金黄的菜花在她嘴边颤动，恨自己无法接受那种青绿味。我多么希望和她们在一起啊，但是嗅觉不答应，她们撇单我的得意也不答应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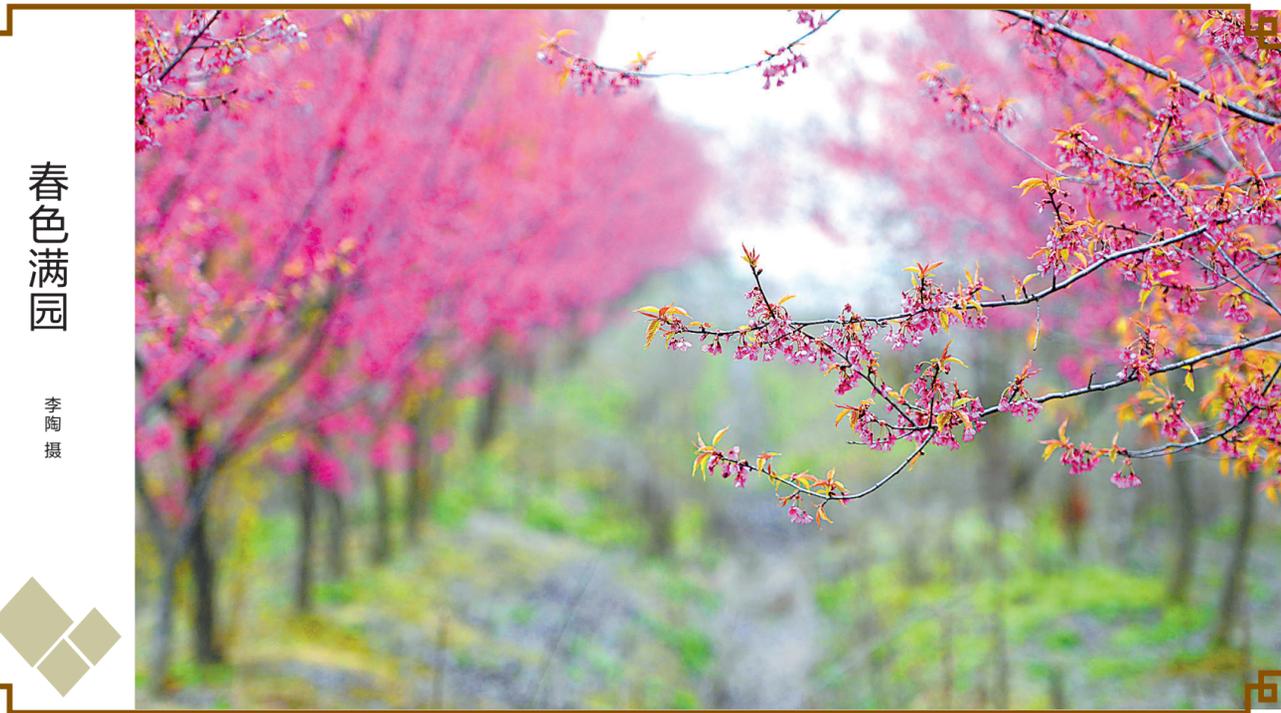
三年初中生活，好像之前还有这种那种类似的情状，是不是我天生就是“孤家寡人”？少年佯装无所谓落单，其实心里要发疯。多余的热情只好给书卡喽。

当我的孩子如我当年一般大，我再次见到了在外打工返乡的邻居，还有当年那些从未在一起玩耍过的小伙伴们。她们见老了，站在对面沧桑一地，再也不是四月油菜花地里的傲娇表情。她们对我生出羡慕的敬重，让我不适，犹记得当年和油菜花一样金灿灿的笑声，那笑声时常在午夜惊扰我的梦境。

家乡不长果树，不长闲花，春天的色彩似乎单调，开花的好像只有油菜花。其实能呢，大地上还有许许多多的野花，只是它们没有油菜花那么广种厚收，气势上就输了。我有时候也傻傻地想，在泛滥的油菜花面前，这些野花是不是也不合群？

不合群重要吗？脆弱的时候很重要。一旦强大，就不重要。那些婆婆纳蒲公英二月兰，还有许许多多野花，不都和油菜花一样得好好好的？同样完成生命的旅程。

阅历让我释然，油菜花的那股疯劲不是个个具备，强求合群多愁。打翻染缸的金黄，经过岁月的荡涤，留下的只是“微云平淡、重山清远”，就连小伙伴们水灵灵欢声笑语都变哑了。那一片疯掉的油菜花海，像透明的水果糖，雪藏在心里，越中年越清凉。



春色满园

李陶摄

漫谈岭南盆景

□关键人



漫谈岭南盆景